

# 卷二

于少保萃忠全傳卷之二

第一傳

書名 于少保萃忠全傳十卷 道光二年務本堂刊本  
撰者 明 孫高亮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9  
編號 D8640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于少保萃忠全傳十卷 道光二年務本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于少保年出類  
蘭古春風繼超群  
謙字廷益號節庵浙江錢塘人也先世皆為顯  
大官工部主事嘗念宋朝丞相文天祥死極忠  
甚虔公之父名彥昭字英復乃篤厚君子也累  
施年四旬每以無子為憂忽一昨夢一神人

後學孫高亮懷石甫纂述



下公同去書善本以作校所所始歸可具

皆來甲真車送常休身及高為北共洲亦其發隨更父若來外

公唱精語及眾官雖身而四其具又其安養亦人之事始歸及

謝公結必休受結將春修一昨以野自處能上亦皆那重下公

上信亦皆修中下公困地身段到三同亦細能中實亦祭觀上

亦皇親以親本及臣行麻既董離為錄官却甚野能上之凶難

其其錄輝歸車為制燕能南亦亦亦也姓姓姓姓姓姓姓姓姓

于少保萃忠全傳卷之二

第五傳

于廷蓋大比登科

高孟升堅辭會試

諸友復來請公看書公亦因科舉在明年遂不遠去乃從眾友之請同到富陽山中讀書與眾深相砥礪思為有益公在館中數月一日閒步到燒石灰窰之處觀見燒灰因有感於懷遂吟詩一首云

千鎚萬擊出深山

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骨碎身全不惜

要留清白在人間



後人觀此詩。謂云。文章發自肝胆。詩賦關乎性情。觀公咏桑咏灰。足見其憂國憂民。自甘廉潔。全忠全節之印証也。于公吟罷。仍到館中與朋友會文。詳論經史。將及年終。回家來。一路與吳大器同行。各將裏曲細談。于公曰。明秋正當大比之年。不知我得中否。亦不知我日後事業成就否。吳大器曰。兄之英才廣學。何愁事業不成功。功名不就。明秋決中高魁無疑矣。兄如有疑。可曉得聽倩語之事乎。公問曰。何謂倩語。大器曰。倩語者。乃聽他人之言語。以決一生之窮通。書上謂之响卜。又謂之識語。即此意也。于公猛省曰。妙妙。待我試為之。遂與大器分路。

各自歸家。延至第三日。乃是臘月二十四日之夜。公乃依法至二更時分。悄悄地潛行出門而去。行不半里之程。至一家門首。聽得一小兒討豆吃。一婦人回言。你去問外婆討。就有了。于公聞言。即往脚暗想曰。此分明叫吾去問外婆討。識語之兆。乃即忙回家安歇一宵。明早起來細思曰。吾外婆平日素不喜我。我去討識語。必無好言。乃挨至午後。一逕來到外婆家來。相見外婆。禮畢。便曰。外甥向在富陽山中看書。不曾探望得外婆。乞恕罪。外婆曰。你讀書正理。日後好做尚書閣老。于公聞言。心中甚喜。外婆遂留公飲酒。外婆家中有兩箇小厮斟酒。伏侍甚是慇懃。

把大盃連敬公三四盃。公不覺大醉。就喊叫曰。好兩箇小廝。吾日後做到尚書閣老時。我一人賞你一箇官做。這外婆見公酒醉狂言。便說道。尚書閣老有你分。只是恐朝廷要砍你這托天說大話的人。于公忽聞外婆說出此言。心中大驚。不覺酒氣潛消。即辭外婆回來。一路思量曰。吾日後雖然貴顯。恐不能得善終。既而嘆曰。吾若得盡忠報國。死何足懼哉。急急回家。過了除夜。明春正是永樂十八年二月間。于公蒙提學已取了正科舉。至八月終。于公果中高科。同館高得賜亦中魁。二家果然賓客駢門。親疎擁戶。于公見俗態浮薄。心甚非之。抗俗之風。極其

炎涼。惟于公與同年高得賜二人。視富貴若浮雲。甘守廉潔。不與衆同。一應賀禮。堅却不受。于公世事已畢。數月不見高得賜。出來會友。公乃親造高君之門。欲拉高君同赴會試。只見高君謝絕親友。不樂仕進。因慮同年輩來邀會試。乃先題詩一首於屏風之上。以明其意云。

今秋僥倖步雲衢

明歲南宮選總開

勉強俯成場屋志

自慚愧乏廟廊才

隨時暫爾棲蓬藟

撫景灰心謁帝臺

即此認為終老計

覓朋何用苦疑猜

于公看詩罷。嗟呀良久。曰。若如此說。高君不欲進取矣。乃大斗  
數聲曰。高兄。小弟候見多時。何故不出相見。高君知公侯久。只  
得出來相見。各施禮畢。公曰。小弟特來約兄同赴會試。兄何故  
題詩於屏風之上。甘守衡門。往日所讀之書何用。高君答曰。兄  
素抱經濟之才。當展生平之畧。此豈京都必然連捷。小弟學疎  
才淺。德微命薄。不求進取。甘守清貧。以遂所志。于公聞言。復勸  
曰。兄讀萬卷經書。久抱經綸。不干仕進。則所學皆成廢耳。况兄  
正當盛年。何故退岩下。甘老蓬衡。誠所見之偏也。高君答曰。今  
秋勉強赴試。不意僥倖登科。且小弟頗年多疾。倦於進取。弟與  
兄相知最久。豈不知弟之愚衷。今日之不赴會試。即兄向日堅  
却。山東收唐賽兒之功。同此。當日公遺計收唐賽兒。傅摠兵欲  
表叙公指示之謀。公聞知。親往傅公營。驛却。故不叙公功。皆做  
為許知縣之績。于公見高君固却。知不可強。但曰。兄如此固執。  
弟不敢再強。即此告辭。再圖相會。



聲哀叫乞饒老命。公聞言即曰：我非是官軍，乃是商人。因到廣中生藝。去年有兩箇夥伴，挈些貨物到你這地方貨賣。不料這裡反亂起來，至今不見音信。未知生死若何。今見官軍平定了這裡，因此我特來訪問箇消息。這老孫答道：客官不要說兩箇夥伴，便有一二百個，已沒有了。我這裡官兵，惟貪功績，不分好歹，不辨賢愚，盡皆殺害，搜掠金銀入己。屢及多多少少，無辜之人。朝廷那裡知道。公聞言甚憫，乃復問曰：你這裡皆可營生為活，何苦作亂自取滅亡。那老人曰：客官，我這裡雖是徭徭地方，亦曉得人倫道理。自洪武爺爺歸服已來，並無歹意，各自營生。

耕種過日，間或一二夥賊人，不過因缺少些鹽米，出來掠些。聊救一時之急，非敢為反亂之事。就是客官那邊，已有此鼠竊狗偷之徒，不過捉拿為首為從之賊，或打或殺，決不連及好人。無辜殺害。如今官軍稍聞有些聲息，即大肆搜捉，轉相攀害。况我這邊，又與獠狔切近，為首賊徒怕死，因而譟動獠人，遂相連結。拒守官軍，使善良者不得安生。賊首又勾引獠狔，或出或聚，反驅人東擄西掠。不料黃賊乘時擾亂，且我這裡不過擾掠賊徒，又非有弓馬熟閑之人，又沒有大刀闊斧、純剛鋒利之器。所有者，不過是苦竹鎗、箭、弓、藥、箭之物。怎當得官軍大隊火銃、火

砲剛刀鉄箭快利器械賊首正該誅殺安靜地方今官軍反把  
我們守分之人無辜妄殺邀功請賞那老孫與老嫗說到傷心  
之處痛哭起來訴道我老身已有三個兒子三身媳婦那日晚  
間正在家中煎豆腐煖熱酒共坐吃酒忽聽得砲銃齊發頃刻  
間官兵殺進兒子與媳婦俱被殺害只得我兩口老身虧了這  
頭白髮饒得性命如今村市之中人烟絕少客官今日你好大  
胆獨自一人到此幸喜如今平靜還好切須仔細于公見說深  
自嘆息乃甲開你這等說我那夥伴必死于官軍之手老孫遂  
留公歇宿公乃權宿一宵明早起來吃些早飯公送些銀子與

老孫作別而行行不三五里路又見些老孫那老孫見公亦哀  
乞求饒公曰不必驚恐我非官軍是經過客商因問老孫事情  
老孫之話與昨晚老孫之言相同公乃嘆曰那朝廷何由知之  
今將臣惟貪一時之功利不顧人類之性命將無辜之人枉殺  
自然不報於今日必報於子孫也吾想秦將白起無辜坑卒四  
十萬後自身刎死杜驛子孫盡遭屠戮天豈無報乎一路嗟呀  
急急回到船中催人抵任官軍各各出接公遂令各將官俱造  
軍舟上上開報明白公乃查得功少而行事不妄者重賞功雖  
多而殺及無辜者次賞於是一軍皆稱嚴明無不畏服公仍着



土官土兵招致徭徭諭以禍福申明今日朝廷失義徭人無不感泣事畢乃回京復命遂上疏歷陳徭徭情俗之苦狀朝廷見疏大悅即勅廣東將臣自後撫馭得宜不許邀功妄殺若仍妄殺無辜者着撫按官查實來說不饒以後廣徭地方漸得安生亦于公之恩也將都御史顧佐見公青年如此廉明仁惠甚相敬重即奏兼公巡按江西公開聖旨下星夜到任時江西宜春縣鄉民董山五年前之本營生乃好中將由產文契畝借隔村豪民王江處本銀三百五十兩每兩加利三分董山借銀到手即置貨物前往營生出外年餘不能獲利家中食用及使費皆去

了董山思得生藝艱難利銀又重只得收拾衣飾銀鍾銀釧之物同中人到王江家來奉還三百五十兩本銀尚欠利銀二十五兩王江當日收了銀兩即設酒厚待董山并中人酒畢王江曰今畝契一時尋覓不見待明日還足利銀時一併交還董山見說乃曰兄長恐小弟不還這些利銀便是明日搃還取契罷了即同中辭別歸去山因利銀一時湊不起遲延了半月不期中人患疫三日而死董山只得自帶了利銀來到王江家裡江家推說不在次日山又到江家江家又推不在連走六七次將及一月董山心疑只得坐候王江兩日江推托不過出來相見

董山即奉上利銀取討文契。王江見說，即變了面，喊曰：「汝本銀不曾還，只付得這些利銀，就要還你鐵契。」山聞言大驚曰：「兄長莫非酒醉未醒，何出此言？」前月本銀通奉還你，今見中人身死，反說此言，蒼天在上，不可欺心。王江連聲嘆道：「誰是欺心？」汝倒見中人死了，反來賴我本銀。山忿怒不平，連聲對屈，即與王江歐打起來。眾鄰一齊來勸解開，彼此告訴一番。眾又不知真情，皆說董山折本，反來欺心，賴債。董山見眾久不說氣，得不能言語，難以分辯，只得回家。明日運到本縣告理。縣官拘王江并鄰里究問，通是迴護。王江一偏之詞，皆曰：「止有賴債之情，並無債。」

賴之理。問官審畢，即提筆判云：

審得董山往年原借王江本銀三百五十兩。當日有契有約，據山此時還銀，無証無中，豈有三百金之資交還？不即索契取明，而延至兩月後，與詞此分明欲圖賴債者也。情屬可惡，法宜重懲，以警刁証。

問官判畢，即將董山重責二十，又禁獄中。待完江本銀，方纔擬罪放免。董山冤屈無伸，屢屢令子姪到上司去告理，皆以前招為証。反坐越告之罪。董山累得入亡家破，召保出外。聞得于公巡按江西，董山籲天禱告曰：「山聞新到巡按于爺，自幼神奇，今

日為官必如明鏡。山之冤屈，只在此詞。懇乞神天昭鑒，救拔含冤之苦。于公初臨馬頭，董山拚命擁住轎傍，高聲哭告曰：青天爺爺，小人三年冤屈無伸，只得拚命伸訴。非爺爺明鏡，不能察此冤枉。于公見其迫切之狀，非假態也。喝令取詞上來。公看畢，即問曰：還銀之時，有中選刺取契之時，中人病死，事之不明處在此。董山即叩頭訴曰：青天爺爺，正是王江見中人賤死，以為無了見証，問官又據王江謊里一偏之詞，把小人屈陷三年，累得人亡家破，冤屈無伸。今日爺爺親提究問，便知明白。于公遂准了詞狀，喝令董山退去，亦不差人去挈王江，亦不發落董山。

與別官究問，捱過月餘。董山又苦苦哀告于公，公佯為不理。董山情極，叩頭流血。于公問曰：汝還時銀子共有幾錠，何處傾銷，還有何物抵足其數？山忙訴曰：小人銀子共四十六錠，二十四塊碎銀，因不足，還有銀盃四箇，銀釧二副，衣服二套，抵足其數。這釧打造甚精。于公見說，乃曰：吾已知道，仍發放山。出于公遂留記在心。忽一日，行牌到甯春縣，竟挈王江到來，不問起董山之事，反究起強盜事情。公特喝曰：王江爾為何為盜，打劫某家，今盜首在吾案下，即差捕官二員，隨即帶王江到家，協同地方鄰右，將王江家內一一細軟之物，盡行用箱櫃封記取來，以為

起贓之物。各各有號封記。不消半日。盡將所起之物。一一擺列堂中。其文契財物。見在。公令王江一一說從何處來的。及至銀盃銀釧二物。于公見了。即曰。此正是贓物。王江聽說這是贓物。不覺放心。進前辯曰。此非是劫盜贓物。乃是前村董山欠小人銀三百餘兩。因本銀不足。將此物抵償其數。實不是劫盜贓物。于公見說。乃曰。是了。這由契是董山之名稅的。鐵契又是山名。他既還你本銀。汝又賴他田契不還。觀你之心。比劫盜之心尤狠。即令人帶董山過來。而証。王江無辯。叩頭伏罪。于公大怒。重責王江三十。問徒二年。將江家資判二百兩與董山。作為三年

負累之苦。董山叩頭不已。冤獄分明。一省稱為神明。將前問官參論。住俸三月。人皆稱仰。不敢為不義之事。時有寧府中官屬。平素驕橫。每遣人和買市物。減其價銀。若有不肯與者。即強取之。若與爭奪。即扭府中。捶之致死。有司不能禁止。民不勝其苦。無所控訴。公按臨。民皆遮擁馬前。怨聲如雷。懇告之紙。堆如山積。于公檢視其事之重大者。即時題奏。付法司鞫問。點其尤者數人。寘之法典者二人。但民有不便者。盡為革除。仍立碑垂戒。於是奸吏巨族。素強梁者。悉皆縮首。不敢妄肆於民。人皆仰公之德。即祀享公於學宮。公按事已完。正欲回京復命。忽有官校

因事來捕。說有長蘆一帶馬快。舡中竟夾帶私鹽萬萬。公亦不避權貴。悉置之。以法。至今河道肅清。皆公之德。一省聞公回京。皆挽留不住。有甄汝相送者。皆欲望公復至。公遲辭謝。百姓回到京都。復命。每奏事。聲如洪鐘。時朝廷聞之。欽聽。班寮亦皆竦然。時永樂二十二年。不兩月後。永樂賓夫。於是洪熙登極。乃下詔。或在朝。或在野。不拘縉紳儒流耆碩之人。但曉典故。博覽古今。練達時事者。有司當即奏聞。徵聘到京。纂修前太祖太宗實錄。于公聞得詔下。心中甚喜。乃曰。吾每欲薦吾友高節庵。高得錄于不得其由。實有蔽賢之罪。今乃得其所矣。即上表。保奏其友未保奏其友未。知若何。

第七傳

于侍御保友赴京

高徵荐辭爵歸省

于公即日具表。奏上於洪熙帝。帝覽表。非有旨下。即勅禮部差官徵取到京。此時閣下楊士奇。楊榮。尚書。蹇義。都御史王佐。各舉所知之人。當有陞任杭州府通判朱耀在京。未出都門。于公聞得。即見禮部堂官。禮部官遂奏朱耀。即帶勅書徵聘高。得賜到京。朱通判領勅。詔即馳驛到杭州。武林驛下馬。府縣官出接。宣讀。卑府官即同朱通判。造高君舊宅。有人稟曰。高君不樂仕進。別築室於西湖鎖瀾橋傍。三府聞言。即同衆齊到西湖上來。

造高君之廬。只見門首題咏甚多。雖若首一詩。乃高君自詠者。其詩云

五年築室傍西陵

魏柳為瑞竹作屏

最喜門庭無詩客

每逢時夕有嘉賓

南陽諸葛三株屋

萬蜀楊雄半詠亭

今日更無塵事擾

撫琴總罷開諸經

朱府判與衆者詩畢皆羨高君有和請禹錫之雅操其時早有  
人報知高君高君忙整衣冠出迎令排香案接聖旨宣讀畢府  
判與高君各相見禮畢分賓而坐高君曰不肖匪才素無學術

遺跡西陵不料今聖上過聽于侍御之薦有勞諸公祖光顧草  
廬恐此行有辜負聖恩寔難應聘三府曰徵君不必拒辭今日  
朝廷求賢之意急於飢渴特下詔起英耆於側陋訪碩雋於岩  
棲今閣下楊榮尚書蹇義等皆舉相知俱已應聘就道况于侍  
御之薦決無謬也且士當為知己者進今相國楊士奇先前亦  
以儒士應聘纂修我太祖實錄如今已作台輔徵君豈宜若是  
之執乎高徵君仍固辭不就三府又曰吾聞鷗鵬不止園池騏  
驎志在千里徵君抱經濟之才當展經綸之志何自歸隱堅却  
如此上奪了朝廷隆聘之感典下負良友特疏之美舉徵君聞

說方始允聘。次日高徵君同府官並武林驛中與府官作別。是夜馳驛到京。此時楊閣老薦胡濙。濙尚書薦李勉。俱到齊。親君朝廷即用胡濙為翰林檢討。李勉為國子監學錄。高得賜為宗人府經歷。不旬月之間。朝廷取在京學士劉穆之。楊士奇等為總裁。禮部尚書蹇義併檢討。胡濙李勉高得賜等為副總裁。高得賜同衆翰苑官在院中。果然博聞洽識。文理純正。議論合宜。雖總裁劉楊蹇夏諸公亦皆仰重。閒常時每與于公議論政事。真有經國遠猷。安邦宏器。惜乎不樂仕進。每題詠之作。果然膾炙人口。京師盛傳于高二公文詞清麗。得一詩一詞者。勝

如得金。其文詞頗多。不能備述。高徵君同衆纂修國史已完畢。朝廷俱加陞職。因陞高徵君為編修。高君再三固辭不肯就職。叩乞致仕歸故鄉。以遂所志。幸朝廷見其固辭。方准所請。高君心悅來辭于公。即日就欲起程。于公仍勸渠就職。高君曰。弟蒙兄誤薦於朝。國史已完。安敢妄貪天祿。弟志已決。不須若留于公。乃設席款待高君。各言衷曲。并談國家政事。高君曰。吾昨夜觀天象。不出三十年之間。朝廷多事。非濟世之才不能砥定。安知其不在兄乎。幸朝廷有福。乃生我兄。非兄不能匡濟也。遂別公而出。明日高君不待肯下。即與二僕潛回。留書一紙。詩一首。

與寓所之人。囑付曰：「明日于爺來時，汝可將此呈上。」寓主人領諾。高君遂不別于公，飄然長往。于公連日不見高君動靜，乃親到寓所探望。寓主人稟曰：「前日高爺去矣，有書與詩在此。」即時呈上。于公遂取詩拆開看云：

典在思鱸不可留

鼎沸孤月照羊裘

昨宵已定將來事

今日難羈欲去謀

報國丹心君自得

棲岩素志我何求

謹將治世安民策

符與金蘭細玩籌

于公看詩，嗟呀不已，曰：「高兄果有嚴陵之志，吾不及矣。」于公因

高君去後，國事少暇，乃差人恭請父母并家眷人等到京。司奉天祿差人去不三月，父母家眷皆請到。于公大悅，得盡溫清之禮。正是居家行孝敬，在國盡忠貞。不數月，忽報云：「洪熙駕崩，京城軍民人等若喪考妣，盡皆慟哭。明日乃宣德登基，大赦天下，恩封諸藩王勳戚。次封在京官員于公生一子，因逢朝廷恩賜，父母冠服之日，即取所生子名曰冕。于公正欲奉養二親，忽報漢王作亂，於是朝廷特取公扈從駕行。公聞報，忙辭父母隨從而行，不知若何。」





其欺遂大怒改封為漢王勅於雲南建國漢王哭訴曰子有何罪置於萬里之外永樂乃改封於樂安對不數年永樂崩洪熙即位漢王心甚不安洪熙待之益厚比往時更加優待不期洪熙在位一載而崩洪熙之子宣德登極漢王聞知心中不樂後朝廷加漢王封爵又不上表朝賀乃與護衛指揮並缺者恒盛堅侯海等共為逆謀時令人到山東約都指揮靳榮及濟南仍四下裡發遣方刀手於真定河間諸衛所盡奪傷都地方又遣枚青到京暗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張輔見枚青問其來意青遂述上漢王密約之書英國公見了大驚暮夜即舉枚青見宣

德上一見大怒曰朕惟至親只有二叔今至親如此他藩何如朝廷有王國法安在乃指枚青詈曰俱是汝等奸臣離間致傷骨肉之情即命掣青下獄待朕擒了漢王然後處置明日旨下勅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都督芮勛守居庸關又盡釋放京城軍旗刑徒俱令隨駕親征宣德元年九月初三日命廣寧伯劉瑞守內城定國公徐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伯張安守護內外城初四日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璉督管軍餉鄭王瞻塔襲王瞻凌留守北京武安侯鄭亨都督山雲尚書黃福同守輔京師初五日率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元吉少傅楊榮

尚書胡濙、通政楊善、都御史陳山、顧佐、監察御史于謙、王翱等  
扈從。御駕親征，令武陽侯薛祿、清平伯吳成為先鋒，廣平伯袁  
容都督張昇為左右翼，軍容甚盛。初六日，駕出都門，行至中途，  
上顧問從臣曰：「卿等試度漢王計將安出？」少傅楊榮進前對曰：  
「臣料樂安城小，漢王必先取濟南為巢窟。夏元吉亦奏曰：『觀漢  
王曩時不肯離京，今必趨南京無疑。』」上曰：「二卿所料未必其然。  
今濟南雖近，未易攻打。聞朕大軍至，亦無暇攻擊。且漢王并護  
衛家小，俱在樂安，未必肯棄此。聖言未畢，忽侍御史于謙前奏  
曰：『臣度漢王外多誇詐，內實懦怯。又且臨事狐疑，無有斷決。今

不直趨南京，足知展轉無能。今漢王寔不料度，陛下親征，豈得  
朝中付帥無與為敵，乃敢如此悖逆。今日我陛下親征，城中聞  
知，膽落必成擒矣。宣德聞言大喜曰：『觀卿所言，正合朕意。』急令  
將士前進。早有探事人入城，報知漢王曰：『聞朝廷差大將武陽  
侯領兵到此。漢王聞報，懷臂大喜曰：『吾何懼哉。』吾何懼哉。此易  
為退耳。復顧左右曰：『吾料朝中無我對手。』今果然矣。正欣喜之  
間，又有人急報曰：『今上親征我國。漢王聞得親征二字，半晌無  
語。面如土色，心中大懼。』護衛指揮朱恒即忙進曰：『大王勿驚。乘  
此南京無備，可急起兵，直至南京。若得南京，號令文武，誰不允

從大事成矣。少若遲疑，大軍一至，圍遶城池。城中若釜中之魚，必遭擒耳。漢王終是心怯，果然不能決斷。宣德行至樂安，乃命三軍一齊蓐食，倍道兼行，不可遲滯。大臣齊諫曰：「林莽之間，恐有埋伏，百里趨戰，兵家所忌，甚為不便。」上曰：「兵貴神速，朕兵直抵城下，况彼烏合之衆，方洶洶未定之時，何暇設謀計伏？」大臣皆賀曰：「此陛下聖算，臣等皆不及也。」上曰：「卿等所言亦是，且古昔聖人尚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但朕度之審矣，卿等無慮。」遂催兵急進來，至慶雲陽信二縣，並無官吏人等迎接，皆荒荒避入樂安城中去了。上曰：「眼見彼處兵民皆遁，進城中去也。」初九日

駕在樂安城北，但見城中黑氣黯黯，遂圍其城。漢王將校憑城舉砲，打下我軍發神機銃砲，攻打其聲震如霹靂。城中一時鼎沸，荒亂起來。諸將急請打城，上不許，勅諭漢王令其改過。漢王密遣人到駕前奏曰：「願今日與妻孥訣別，明日出城待罪。」上許之。遣人歸報漢王，漢王盡收諸兵器，及通謀逆等書燒毀。十一日，漢王將出待罪，王斌等力止，泣諫曰：「寧決一死戰，無為人擒。」漢王見衆將如此，假以復入宮中取物，潛自從地道中出來，投見上位，乃頓首伏地曰：「臣該萬死，惟懇陛下憐之，乞命者再三。」上遂命護衛人役發一圍轎，令漢王坐於轎內，擡行仍悉

召諸子從行歸京。赦城中百姓之罪。乃降漢王為庶人。改樂安州為武定州。處置已定。回駕至單橋。有都御史陳山迎駕。奏曰：漢王謀叛。趙王寔與之同謀。今乘此得勝之兵。移指彰德。擒趙王如反掌耳。今若不取。後趙人反測不安。設有他變。恐後勞聖慮也。上聞言。沉凝半晌。楊崇于謙二臣急忙諫曰：先帝止有二弟。今漢王自絕於天。不得不伐。趙再反。形未露。逆謀未彰。今遽用兵伐之。恐傷先帝之愛。有累陛下之仁。上曰：二卿之言是也。他從在後。屢屢言曰：今不取。日後必為子孫憂。楊士奇夏元吉聞陳山之言。不以為是。乃進諫曰：趙王事未彰露。不宜遽

伐。上亦不忍。即命廣平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奉章以詠。趙王聞廣平伯等到。不知所為。心中大驚。及見廣平伯傳首并羣臣奏章。趙王視着。俯拜於地。曰：蒙皇上恩德。浩大。骨肉保全。即同廣平伯等入朝謝罪。上待之甚厚。仍加俸一百石。彩緞二十端。送趙王歸國。上乃令漢庶人當殺。見上。上責其叛逆之罪。庶人當殺。就自係頸。及出不礙之語。不伏叛逆之情。朝臣然。忽班部中閃出一員官來。大唱一聲。若洪鐘。乃曰：庶人待誼。謹強辨。吾今與汝明。其罪未可知。閃出何官。



所入  
圖書

